

西风乍起,金陵东路几乎看不到一片落叶。是啊,有了骑楼,就没有行道树的位置。行人寥落,喧嚣多年的商店陷入沉寂,门窗被水泥砖块封住,秘密无人知晓。这里曾是琴行,音符从五线谱上坠落,一地琳琅。这里曾是天香斋,一大壶热融融的肉汤搁在料理台上,吃阳春面或小笼的客人可随意添加……

这里曾是鹤鸣鞋帽商店。有一天,橱窗里的皮鞋被悉数收起,取而代之的是顶天立地的大字报,这次是从伟大领袖的诗中摘取精华,分作批判类、鼓动类、歌颂类、展望类等。当时的风气,写文章时在开头、结尾引用几句诗词,便能气贯长虹,灼灼风华。

许多中学生站在橱窗前抄录诗词,中间还夹杂着一个戴海虎绒帽子的男孩,耳朵冻得通红,捏着小本子念念有词:“独有英雄驱虎豹,更无豪杰怕熊罴”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。对,那就是我。

骑楼是一个小世界,从西藏中路走到江边的外滩,刮风落雨也不怕。骑

楼下鳞次栉比地开着商店、饭馆、仓库、修理站、批发站,它是八仙桥商圈的前奏或者延伸。小时候去得最多的是东方红文具商店,我的第一铅笔盒、第一支钢笔、第一盒水彩画颜料、第一把口琴都是在那里买的。柜台里还有单

繁花零落的骑楼

沈嘉祿

簧管、萨克斯管和长笛。进中学后,英雄钛金笔经不起我日夜厮磨,但那里有零配笔尖,每支才四分钱。

骑楼有粗壮的立柱,每隔两个门面竖一根,我倒没数过金陵东路究竟有多少根立柱。有一年立柱被油漆一新,还拉出了白底云絮状的大理石花纹,工人师傅爬上



人字梯去写毛主席语录。一根立柱有四个面,朝外的三个面都要写,工作量相当大。在立面上写比在平面上写难很多,可是师傅们写得既好又快,仿宋、大黑、姚体、新魏,赏心悦目,气象一新。我放学后跑去观察他们的手势,琢磨笔画的架构。直到夕阳的余晖照在“油漆未干”

的美术字上,熠熠生辉,师傅扛着人字梯、提着油漆桶收工了,回头看我一眼:你怎么还在这里?后来我的美术字突飞猛进,老师就经常叫我给教室、操场挥写大幅标语。

金陵东路还有一家四开门店面的五金店,当我迷上木工活后就经常去,从螺丝钉到铰链拉手应有尽有。在靠近江西路处还有一家油漆店,以零拷品种之全傲视浦江两岸。散装油漆贮存在货架上层的斗式箱子里,你报上品种和数量,师傅就将你的空瓶子与龙头对接,灌满后称重。调和漆、改良漆、硝基漆、腊克、泡力水、香蕉水……我大口吞进香蕉水气味,享受瞬间的晕眩。后来在意识流小说《夜的眼》中,王蒙也写到了小五金与油漆的脱销。

还有一家艺林家具店,我的结婚家具就是在那里买的。那天的场景波澜壮阔,永生难忘。一帮适龄青年紧紧攥着户口簿和结婚证,在家具店后门的弄堂里发疯似的往前挤,最先登记的前五十名才有希望。它让我想起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里攻打冬宫的那场戏,太刺激了。

极具戏剧性的场景同样出现在鹤鸣鞋帽商店,那年夏天似乎整个上海的女人都来到那个显眼的拐角上,为了抢到一双半高跟的风凉皮鞋。以今天的眼光看,已是中古风!更具戏剧性的是来了,鹤鸣东侧有一家灯具店,有一次展销来自洛阳的唐三彩:立马、骆驼、骑马仕女,抢购的队伍一直迤迳到云南南路电信局门口。生涩文青怎甘落后,我找朋友帮忙买到一尊立马,一元四角。若干年后参加《上海文学》洛阳笔会,误入唐三彩制作工坊,才发现原来是石膏模具灌浆,大刀阔斧泼釉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给南京东路分流,一批老字号在金陵东路开设分店,我的第一套西装是在培罗蒙定制的,女朋友在朋街买了她的第一件格子呢大衣。金陵东路还有好几家绒线店,其中一家的老板还是我家远房亲戚。小开是个纨绔子弟,继承

家产后照样天天打梭哈,结果一家一当全部输光。有一天新老板看他笼着衣袖踟蹰于骑楼下,便唤他进店站柜台。小开居然开条件:“将招牌上的四个J涂掉,我才进这扇门。”这四个J,就是让新老板一举斩获绒线店的大杀器。1949年后,他定的成分是职员,阴差阳错地躲过一劫。在《冯秋萍绒线勾针编结法》一版再版的日子里,我帮朋友在老伯伯的店里买到了紧俏的开司米。

我最后两次在这条商业街上完成的值得一说的消费行为,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一次是在黄浦公安分局对面的紫阳观买了四只平湖糟蛋,病中的妈妈吃了眉开眼笑;另一次是在曹素功墨苑迟疑了半天挑了两锭松烟墨,营业员大叔神情坚毅地说:“贵是贵了点,这原本是出口日本的呀。”

还有个镜头怎能遗忘?那是一个雾气迷蒙的早晨,两个老外在煎饼摊前比画着手势大呼小叫。一个年轻人骑自行车经过

此地,得知他们只不过想尝尝油条的滋味。他们有兑换券,却没有粮票,女服务员不卖给他们。年轻人从钱包里摸出粮票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个卑微的愿望。高高的骑楼下,两个老外帅哥举起咬过一口的油条,请年轻人为他们拍一张照。是的,那也可能是我。这个时候口可乐已重返中国市场,在这条路上的天香斋也能喝到。

今天,金陵东路进入了冬眠,不过我相信,每一段骑楼都在酝酿欣欣向荣的第二春。

小寒,梅花先趁小寒开

韩可胜

有巢,维鸠居之。”可怜喜鹊辛勤筑巢,经常被布谷鸟侵占,留下了“鹊巢鸠占”这个成语。第三候“雉雊(gòu)”。雉,野鸡。“雊,雌雄之同鸣也。”雌雄和鸣,结成夫妇。这也是春天来临的信号,所以诗歌有“雉鸣雌应春日暖”之句。小寒三候,出场的主角都是鸟儿,回家、筑巢、和鸣——出场的动作都是为交配、生育和瓜瓞绵绵做准备。这是大自然最永恒、最真实的律动。大自然以天地为舞台,演出了一场宏大无比的“叫春的故事”,呼唤着春的到来。

同样花儿更早察觉到春天到来的还有花儿。从小寒开始,各种鲜花依次开放。花比人守信,所以叫“花信”。从小寒到谷雨,八个节气,每个节气都有三种花,这就是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。二十四番花信风之后,春天谢幕。小寒节气花信风依次是梅花、山茶、水仙。“梅花先趁小寒开”,这是春天的信息。第二候“鹊始巢”,喜鹊开始筑巢。《诗经》说:“维鹊

鸣,在桑榆间,鸣于北郭。夫鹊始巢,始鸣也。”

梅花是春天的使者。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”……梅花已经开了,春天还会远

吗?梅花是坚强的斗士。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……坚强源于艰苦,伟大出自困厄,美好的人生目标需要奋斗才能成为现实。梅花是孤独的隐士。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”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”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……斗士是一种勇敢,隐士则是另一种勇敢。有些人挺身而出,有些人洁身自好。不同流合污,也是值得赞许的品格。

梅、兰、竹、菊“四君子”,松、竹、梅“岁寒三友”。历朝历代,爱梅、敬梅、为梅所痴的人不可胜数。北宋诗人林逋,隐居杭州西湖,泛舟湖上。每逢客至,童子纵鹤放飞,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。他终身不仕不娶,“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”,人称“梅妻鹤子”。元代诗人王冕,隐居会稽九里山,自号梅花屋主,一生种梅、咏梅、画梅,以卖画为生。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中国文人的理想主义,都能在梅花的斗士和隐士的双重品格中找到映照。

冬至最阴,阳气滋生。小寒大寒,春的气息已经被动植物所感知。到了立春,春天就像建筑物一样矗立在那里,让人看得见了。大自然的轮回生生不息。“大寒小寒,冷成一团。”天寒地冻之中,生命在萌动,活泼泼的春天已经在向我们走来。

恼人的粮票

家乡位于黄浦江东岸,60年前就已是全国闻名的粮棉基地,尤其盛产优质大米。对于只能换粮米吃的粮票,祖辈父辈是从来瞧不上眼的,但在我的生活经历中,却被花花绿绿的粮票捉弄多次,着实可恼。

我在小学四年级暑假,获得一次参加杭州夏令营的机会。学校大队部辅导员转述教育局通知,让我要带上够用一天的粮票。打小我没见过家里有什么粮票,也不知道在外吃饭要用粮票。临行前的那天一早,父亲不知从何处借来几张皱巴巴的上海粮票,我塞进口袋就急着出门。在杭州夏令营的第三周,我都几乎忘记了旧粮票的事儿,突然有一天早上让我们独自外出走访两个点,每人发二角钱作为午餐和交通补贴,傍晚回来记录或口述自己的所见所闻。

那天是高温日,挤公家走路都颇费体力,正午我想买点食物时,发现粮票知识的匮乏成为我当日活动最大的短板。因为杭州所有能卖食品的地方,都拒收上海粮票,事后得知夏令营其他小伙伴都备足了全国粮票,我都没想到提前向他们挪借。兵马已动粮草全无,大半天里我仅有的碳水摄入量,就是两根棒冰上的赤豆。好不容易完成任务挤上公交回宿舍地时,我缺氧的头颅只能在周围大人臂围的空隙中寻觅透气的机会,下车时衣衫湿透,口袋里的上海粮票竟已烂成渣,显然比我先行晕厥。

让我犯晕的还不只旧版粮票,新版粮票对我的伤害更大。上高中后只能住校吃食堂,第一次是学校先发给我们10公斤饭票,让班主任向学校收取等值粮票。这次搞定粮票的大事,我早就交付给母亲。当年秋收后,母亲在镇上展销会上碰上一个路道粗、派头大的市区女老板,在给大家炫耀其手上1990年最新版的上海粮票,100公斤新粮票只要100斤新大米来换。当时,老家镇上居民一年最多剩个一两斤上海粮票,能有这么个愿出公允价的大户,简直喜从天降!来不及告诉家人,母亲当即回家拉了100斤新大米。第一次交粮票时,同学们交的都是旧版粮票,我在新粮票背后还写上自己大名。估计我的名字很快让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知晓了,因为全校只有我明目张胆上交了假粮票,班会上班主任讲述此事的情景,让许多同学记忆犹新。

为了搜集正版粮票,母亲将功补过,经常拿一些大米去和镇上居民换一些零星的粮票。为了提升学校米饭的品质,后勤部门提出让农家子弟直接以大米换饭票,于是我几乎每个月都要背10公斤大米去学校。在高三最后一个学期,因为住校时间比较长,我在开学第一周就运了40公斤大米去学校,一路骑车三个多小时。没想到,越临近高考胃口越小,毕业前还留了另一半饭票。食堂主管见我手上饭票实在太多,退给我30斤粮票。

没粮票恼,有粮票更恼。不到半年,这些退回的粮票均成为废纸,因为上海很快就停止使用粮油票券。之后每次回老家整理东西时,看到母亲抢购来的假粮票,费时费力换来的真粮票,心里莫名懊恼。好在最近一次搬家,这些真假粮票知趣地跑没影了,眼不见心不烦,总算让我和这些恼人的玩意永远断舍离。

七夕会

瓠海水系多、桥也多。但去瓠海,一定不能错过将军桥。一条河流淌一段历史,这一座桥,也记录着瓠海一段将军治水的故事。此行,我们见到了治水将军龚欧涛的后人,这一人一桥的故事,在将军后人的叙述中、在温州的山水记忆中,静静流淌。

瓠海的将军桥,桥跨勤奋河,是上河乡通往温州城的必经之路。桥在唐代时,叫行春桥,因邻河边将军庙,也被当地百姓们俗称为将军桥。龚欧涛是晚唐时期的温州郡将,为了应对岷县的裘甫叛乱,他率兵抗击,在行春桥附近激战时不幸溺水。反兵也因此受挫退出,鹿城得以保全。为了纪念龚欧涛,行春桥后来就改名为将军桥。

瓠海的一人一桥

玉华

温州人民真正记住龚将军,并不仅仅因为他阵亡于将军桥附近。温州历来水系丰富,东晋时期,西郊郭溪、瞿溪、雄溪三溪之水汇入城南两个水门,城内就已形成一个活动水网。“三溪”汇集,常有水患。《温州市志·大事记》中记载,唐总章二年(669)六月,飓风暴雨,海潮高涨,永嘉、安固两县被冲毁民宅6848间,溺死9070人、500多头牛,受损田禾4150顷,朝廷遣使救灾。睿宗文明元年(684)七月,温州大水,漂流4000余家。龚欧涛是温州兴修水利任务的执行者。唐会昌三年,他调任到温州,时任温州刺史的韦庸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,将鹿城西南一带的郭溪、瞿溪和雄溪以

及其他河流疏通在一起,把它们和温瑞塘河以及瓠江连接起来,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会昌河。旧时都是农业社会,所以水利灌溉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。龚将军虽然牺牲于温州,但他实实在在干的惠民政事

记在温州人的心里。在温州郭溪一带,“龚”姓居民很大一部分都是将军的后人。在任桥村龚氏后人重修的龚欧涛将军纪念馆,为我们讲述这段将军治水历史的,就是龚将军的后人龚中和。2020年,龚中和在任桥村村民们的推举下,走马上任村书记,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:“有人问我为何愿意出来当村书记?其实就是反哺吧。”龚中和说,自己家原来条件并不好,上世纪90年代初,任桥村个体企业不少,村里的个体企业对他所从事的加工作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,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,龚中和的生意有了起色,但这些年,他也一直想为村里干点实事,“就像龚将军那样。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”龚中和说。

时光流转,不变的是将军桥传颂的治水故事和精神。如今的将军桥边,矗立着将军龚欧涛的雕像;龚家子孙也在温州传承着龚家家训中的持家治业、立身处世的居家之道。快艇在温州的母亲河中疾驰,将军和桥以及沉淀下来的故事,从千年之外横跨而来。

瓠海的水系,一刻不停地流淌,娓娓地,仿佛一位老者在说着些什么。



红山(油画) 朱丹

旅游